

缘起

达摩悟陀长老 著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师尊、阿罗汉、正等正觉

引言

缘起或因缘一词译自巴利文 *Paticca Samuppada*。
缘起的经文主要来自巴利经典的《相应部》因缘相应、

《长部》15 经 (大因缘经)、《中部》9 经 (正见经)及《中部》38 经 (大渴爱灭尽经)。

佛陀说这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应当将五取蕴 (Pancupadanakkhandha) 与六入 (Salayatana) 一同进行研究缘起。缘起的重要性在以下两段经文中可见。

《中部》28 经：

“凡见缘起者则见法；凡见法者则见缘起。”

《相应部》12.27 经：

“比丘们，当一位圣弟子如此了知因缘 (paccaya)，如此了知因缘集起，如此了知因缘止息，如此了知导致因缘止息之道时，他将被称为具有正见、具有直见的圣弟子，来到正法、看见正法；具备有学人 (sekha)

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进入法流；具有透彻智慧之圣者 (Ariya)，安稳地站在不死之门前。”

缘起的方程式为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以另外一种说法为，缘起是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因缘而生，即世间一切事物的生起都取决于因缘。同样的，当一切事物的因缘止息时，它们也随之止息。在巴利文中有几种词语用于表达因缘、原因、起源：nidana, paccaya, hetu, samudaya。相应部的《因缘相应》主要是论及苦恼的缘起，但也涉及到快乐的缘起（业因果报的经文，如《相应部》12.25 经，《相应部》12.51 经，《中部》57 经），解脱的缘起（《相应部》12.23 经）等…。

在佛陀的教导里，缘起主要是用于解释导致不断有生、故持续受苦的各种因缘。唯有了解这些因缘，我们才能有望解开导致我们痛苦的结。佛陀常以十二

个因缘来解释缘起 paticca samuppada , 但有时他也以十个因缘来解说。苦生起的次序被称为 anuloma (顺序), 而苦止息的次序则被称为 patiloma (逆序)。缘起的十二个因缘的图表如下一页。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佛陀是如何解释缘起。因此引用了许多佛陀的经文 (suttas) 来说明这一点。它也尽量以简单和非学术的方式, 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佛陀深层的教导。这不是一则学术论文或引用著名学者及大量与之相关的书籍的研究教材。这里只引用佛陀的经文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佛陀在《长部》29 经, 即清净经中指出, 他的法是完美和圆满的。

缘起表

传统三世诠释	因缘	
	巴利词汇	中文翻译
前世的业	1) Avijja	无明
	2) Sankhara	行 / 活动
今世的果报	3) Vinnana	识
	4) Nama-rupa	名色
	5) Salayatana	六入
	6) Phassa	触
	7) Vedana	受
今世的业	8) Tanha	渴爱

	9) Upadana	取/ 执取
	10) Bhava	有/ 存在/ 生有
来世的果报	11) Jati	生
	12) Jara-marana	老死

传统上座部佛教对缘起的理解，是依据阿毗达摩及注疏典籍，以三世来诠释缘起如上图表所示。这诠释将‘行 sankhara’假定为‘业力 kamma’（有意图的行为），指以过去世因无明所造的业为缘而有今世的再生识 (vinnana) 为果报 vipaka (业力的后果)，以至引起名色、六入、触与受的生起。然后以今世的渴爱、取和有为缘而带来了来世的生 (jati) 与老死。

另一个的解释是刹那识的解说，认为所有十二个因缘都在一个刹那识之内发生的。不过，本文将以今生一世的诠释来解释缘起。

传统三世缘起诠释的不足之处

这个部分特别显示传统三世诠释缘起的弱点，在说明过程中，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说法（争论）即一世缘起（此生）的诠释给予一个更为连贯和忠实于缘起在经文中的解释。

1) 佛陀在几篇经文里指明，他的法是‘sanditthiko’，意思是‘此生可见’或‘直接可见’。虽然佛陀有讲起关于以他的神通看到及知道的前世、甚至来世，但是佛陀对‘sanditthiko’的解释是，佛法可在今生体会，不需谈到前世或使用任何神通。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具有智慧的凡夫即使没有神通也可以理解佛法与缘起。

佛陀也宣称，佛法是‘akaliko’，即‘不待时、不退时、即时’。这表示佛法是随时适用，不被时间影响，不受时间限制。

《相应部》35.70 经：

“大德，这称为「现生可见 (sanditthiko) 的法、现生可见的法」。大德，在什么情形下法是现生可见的、即时的 (akaliko)，可让大家来见证的，能引导的，智者能在其中亲身体验的？”

“优波哇那，一位比丘以眼见色后，体验色并对色起贪着。他了知内在对色有贪着：「我的内在对色有

贪着」。这样，优波哇那，**法是现生可见的、即时的、可让大家来见证的、能引导的、智者能在其中亲身体验的(其余根门也是如此)”。**

“但是，优波哇那，一位比丘以眼见色后，体验色但对色没起贪着。他了知内在对色没有贪着：「我的内在对色没有贪着」。这样，优波哇那，法是现生可见的、即时的、可让大家来见证的、能引导的、智者能在其中亲身体验的(其余根门也是如此)”。

上述经文显示，苦、苦的集起、苦的止息以及苦止息的道路，是在今生直接可见的。以下的经文再次确认这一点。

《相应部》12.43 经：

“比丘们，什么是苦的集起？以眼与色为缘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这是苦的集起/根源 (其余根门也是如此)”。

“比丘们，什么是苦的止息？以眼与色为缘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当这渴爱的无余褪逝与息灭则带来取的息灭。取的息灭带来有的息灭；有的息灭带来生的息灭；生的息灭则带来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的息灭。这就是这整个苦蕴的息灭。这是苦的止息 (其余根门也是如此)”。

2) 在耆那教或尼甘陀族的教导中，苦是由前世或前生的业所造成的。而止息苦的方法，是透过苦行将过去所有的业耗尽和停止制造新的业。佛陀在以下的经文里表示为何这种看法是不能被接受的。

《中部》第 14 及 101 经：

“尼甘陀贤友们，你们是否知道，自己过去曾经存在、而不是不存在？”

“不知道，贤友。”

“尼甘陀贤友们，你们是否知道，自己前世做恶业、而没有远离恶业？”

“不知道，贤友。”

“尼甘陀贤友们，你们是否知道，自己过去曾做了什么恶业？”

“不知道，贤友。”

“尼甘陀贤友们，你们是否知道，有多少苦已被消除，或还有多少苦有待消除，或还要消除多少苦，所有一切的苦才会被消除？”

“不知道，贤友。”

“尼甘陀贤友们，你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当下恶不善法的舍断，什么是当下善法的培育？”

“不知道，贤友。”

然后佛陀提到，如果尼甘陀们是透过运用神通力而如实知道关于前世与苦的直接关系，那么他们所宣说的教导才可算是适当的。

《中部》101 经：

“尼甘陀贤友们，如果你们知道自己过去曾经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或自己前世做恶业、而没有远离恶业；或自己过去曾做了什么恶业；或有多少苦已被消除，或还要多少苦有待消除，或还要消除多少苦，所有一切的苦才会被消除；或什么是当下恶不善法的舍断、什么是当下善法的培育；在这样的情形下，尼甘陀贤友

们所宣说的：‘凡一个人所感受的，不论是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全都因过去所造成的。因此，以苦行消除过去所造的业，及不再制造新的业，就没有未来业的流转。以没有未来业的流转... 一切苦被消除’是适当的。

但是，尼甘陀贤友们，你既然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存在过，而不是不存在... 或什么是当下恶不善法的舍断、什么是当下善法的培育，因此，尼甘陀贤友们宣说：‘凡一个人所感受的，不论是 ... 一切苦被消除’是不适当的。”

同样的，若有人断言今世的再生识（第三因缘）是由前世的业力（第二因缘）所造成，那表示他必须具备神通来肯定这一点。

然而，大多数的阿罗汉并没有神通。这说明了缘起的理解是不需要任何神通的；换句话说，缘起是

不涉及前世的业。因此，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前世的业，与理解缘起是毫无关联的。

佛陀试图指出尼甘陀们的修行是迷信及缺乏正见的。**苦的止息是关乎于当下舍弃恶法与修持善法** – 这就是八支圣道的意义所在。最重要的是苦、苦集、苦灭以及灭苦之道是在当下可见的。这并不必谈及过去和未来。

3) 从以下《中部》79 经 (色古巫大夷小經) , 可见佛陀基本上是告诉游子色古巫大夷, 佛陀可以跟某个能忆起前世的人讨论过去, 和某个拥有天眼通的人讨论未来。但是 (由于色古巫大夷没有神通), 佛陀说, 且把过去和未来放下, 他将教导只关于今世的法, 就是缘起。这非常清楚的显示, 缘起是关于今世的, 和不需要涉及前世或未来世来见证。

《中部》79 经：

“巫大夷，如果有人能回忆起许多前世... 那或许他会问我关于过去的问题，或许我会问他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他的解答或许会符合我的心意，或或许我的解答会符合他的心意。

如果他以清淨、超越人类的天眼，能看见众生的死去与再生... 了知众生依业流转，那或许他会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或许我会问他关于未来的问题；而他的解答或许会符合我的心意，或许我的解答会符合他的心意。但是，且放下过去，巫大夷，且放下未来。我将教导你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4) 在传统三世缘起诠释的图表里，第十二因缘：老死，是关于来世的苦。苦是当下可见的，而当前的任务是在于解决今生的苦，为何涉及来世的苦呢？一位阿

罗汉在今生已将苦恼完全断除。因此，老死应该是指今生的苦，并可在今生解决。

- 5) 当我们修习完成八支圣道时，无明将在今生被舍弃。当佛陀为五比丘宣说初转法轮经（《相应部》56.11 经），阿若桥陈如尊者得法眼净（即缘起缘灭），证得一果。佛陀过后再教导他们无我相经（《相应部》22.59 经），五比丘们当时都破除了无明，证得阿罗汉果。五比丘们都在这一生中断除与止息无明，而不是在他们的下一世。
- 6) 虽然佛陀常以十二个因缘来解释缘起，但他有时也只用十个因缘，略去无明和行。依传统三世缘起的解释，如果无明和行是关于前世的业，那么这很清楚的显示，苦之集起与止息不需以前世来解说。这

一点可从缘起最长的经文《长部》15 经和《相应部》12.65 经中得知。

《相应部》12.65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这识回转，这识并不在名色后而有再一步的发展。如果进一步扩展，就会有生、老、死、去世再投生，所以：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入，以六入为缘而有触 ... 受... 渴爱... 执取... 有... 生... 老死... 这就是整个苦蕴的集起。」”

7) 以下的经文再次显示佛陀所教导的缘起是发生在今世里。

《增之部》3.61 经：

“当这样说时：‘这些是四圣谛：这是我所教导的法，不被沙门、婆罗门的智者驳斥... 污损’。基于什么原因如此说呢？以六界为缘而有入胎的产生 (gabbassavakkanti)。当有入胎就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入；以六入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现在，对能感受者，我宣说：‘这是苦’和‘这是苦集’和‘这是苦灭’和‘这是导向苦灭之道’。

比丘们，什么是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等等；

比丘们，什么是苦集圣谛？以无明为缘而有行...等等；

比丘们，什么是苦灭圣谛？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 ... 等等；

比丘们，什么是导向苦灭之道圣谛？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 ... 等等。”

上述经文表明，一旦受孕 (gabbhassavakkanti) 发生时，识和名色在胚胎中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六入，触，受等等。佛陀接着强调，一个有感受的众生是有能力了知四圣谛的，这显然都发生在此生当中。而这里所陈述的四圣谛的苦集与灭是涉及缘起中的十二个因缘。这清楚地表明十二个因缘全都可在今生见到及体会得到的。

- 8) 据说最早期的几个部派佛教，也同意把缘起视为三世的诠释。但除了三世的诠释外，他们还添加了各种其他的解说。此外，我们知道这些早期的部派佛教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与原始上座部佛教的观点不同而开始的，就好像许多新教派的成立，因基于与原本的天主教教派意见分歧而另立门派。因此，我们不能依靠这些早期部派佛教的观点。我们应该只依靠佛陀在经和律中所说告诫的：“阿难陀，在我离开

之后，我为你们所教导与制定的法和律，将成为你们的老师”（《长部》16 经）。此外，佛陀在《增支部》4.180 经中说，如果有任何比丘宣称佛陀是如此这般的说，我们应该把它与经和律比较。只有符合经和律，我们才能把它当作是佛陀的教导。

所有的十二个因缘当中，第二因缘（行）与第十因缘（有）是最难理解，并且最具争议性的。我们尝试完全根据佛陀最早期的五部尼柯耶（Nikaya）内的经典（sutta）来解释缘起。这篇文章将以《相应部》12.10 经的次序来讲解缘起，由第十二因缘（老死）开始，然后依序解说到第一因缘（无明）。

第十二因缘：老死

(JARA-MARAN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当我还是一位菩萨，未取得正觉之前，这么想：「唉！这世间陷入了苦难，有生、有老死、死后又有再生，然而，人们却不了知出离这老死之苦的方法。要到什么时候，出离这老死之苦的方法才能被了知呢？」”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老死？”

各阶各类众生的老化，他们的衰老、齿落、发白、皮皱、活力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

各阶各类众生的过世，他们的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这被称为死。如此，这老与死被称为‘老死’。”

对于苦更详细的解释，可在以下四圣谛的经文中见到：

《相应部》56.11 经：

“而，比丘们，这是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与不爱的会合是苦，与所爱的别离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简言之，五取蕴即苦。”

请注意这些苦的详细定义：

- I) 生与死是指轮回再生(samsara)，
- II) 衰老和生病是指世间之无常性，

III) **与不爱的会合、与所爱的别离、所求不得**，指的是**渴望**，

IV) **五取蕴**是指对五蕴的**执取**。

由此可见，苦的基本原因是生死轮回、世间的无常性、渴望和执取。生死轮回是因渴望而形成；无常的世间会带给我们痛苦只是因为我们执取它，而执取是渴望的结果。所以，可以说苦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渴望。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导致渴望的因缘，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因缘。

在《相应部》12.2 经里，苦被解释为衰老与死亡、悲伤、遗憾、痛苦、忧虑和绝望。但要注意的是，缘起里的十二个因缘并不是与所有的苦有关。这里指的苦与业力（有意图的行为）所导致的苦并不一样的，例如一个人短命是由于过去造了杀生的业，或一个人贫穷是因为过去少做布施。如上所述，老死与生死轮回

(samsara)、世间的无常、渴爱和执取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已经完全断除无明而觉悟的阿罗汉，在他去世后就不会再投生。所有的众生则必将不断的继续轮回生死；不过圣者们只有不超过七次的再生。

这种与老死有关的苦，主要是指内心的苦恼。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上的苦痛，包括所有的圣者，甚至阿罗汉和佛陀也一样。但所有的圣者都已没有内心的苦恼，即使是须陀洹（初果圣者）也不会有达至焦虑的程度，而一般凡夫则有身心两方面的苦，如在《相应部》36.6 经中所说。

虽然衰老与死亡都是物理过程，但它们本身并没有为我们带来苦。一些书籍记载着，某些人在医院里或在发生意外时，体验了十至二十分钟的死亡过程，他们被抢救复活后确定——死亡时刻并不痛苦。其实，这种无法接受对衰老与死亡的想法，才是令人们痛苦的原因。因此，有些年老的人，想通过染发、除皱纹

手术等等，去掩饰自己衰老的现象。还有，当人们通常在被医生诊断得了末期癌症和只剩六个月寿命时，那个人通常都会即刻濒临崩溃，随之而来变得极度悲伤与绝望。这并非需要等到六个月后死亡时，他才会感受到痛苦。

这与老死相关的苦，不太与业力（有意图的行为）果报的运作有关，而是主要因为出生在这无常变化的世间、处在生死轮回（samsara）中，这也如第二圣谛所示，是因为渴爱所导致。另一方面，业力果报之苦是因恶不善的行为所引起的；虽然这种苦也是因缘而生，但它的性质却与因无常和生死轮回所造成的苦不同。业力果报虽然会引起痛苦，但它也会带来快乐。五道的投生、个人的特性、生活的素质等等，都是由业力形成的。而生死的轮回，是源于渴爱所致。

《相应部》1.57 经：

“渴爱产生人；他的心到处跑；

众生进入轮回；业是他的所趣处。”

自我或我见来自五取蕴 (对色、受、想、行、识的执取 — 对身和心的执取)，因为一般凡夫常把这五蕴身心认定为我。当被认定为‘我’或‘我的’事物改变时，世间的一切必将会改变，对于这样的变化不理解而无法接受，是导致内心苦恼的真正原因。因此，内心的苦恼是来自意触，即想法。

唯有正见，即八支圣道的第一圣道支，是透过理解佛陀的教导 (经典) 而获得的，才能帮助我们消除内心的苦恼以及启发对渴爱的断除。

第十一因缘：生

(JATI)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老死？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生存在了，就有老死；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生？各阶众生的种类、各种众生的诞生，在当中投生，入胎/ 成形/ 显现、出生、五蕴出现、得六入处，这被称为生。”

虽然生是一种物理过程，但是这里指的是关于一个生命对‘自己已被诞生在这无常世间’的一种领悟。一般上我们都不记得自己如何‘入胎/出现/五蕴显现、取得六入等等’，可是我们都肯定知道自己是出生自母胎。

不过，在缘起法里，有是生的因缘，意思就是当有有（我）了之后才领悟到‘诞生已然发生’。

以上关于生的解释适合用于人类与一些其它众生的情况，但也有某方面的解释是不适合用于大部分的天界众生、鬼道和地狱的众生。不过，把生解释为‘自己已诞生在这无常与痛苦的世间’的觉知，就适合用于所有的众生。这是依据缘起的观点，是适用于所有众生的，包括那些非胎生的众生。当众人 and 众天神听闻佛法而理解缘起后，他们对生的领悟是，自己因为诞生在这个无常的世间，所以经历了苦。因此这不是生的物理过程的问题，无论他们是胎生、卵生、湿生或化生。而是虽然生是一种物理过程，只有‘自己已经诞生在这无常世间’的领悟这项事才是缘起的真正含义。这种解释也更正确地纠正了在第十因缘里的“未来有的再生”必须涉及到“识降生于胎中”的假设。

第十因缘：有

(*BHAV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以什么为缘而有生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有存在了，则有生；以有为缘而有生。」”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有？有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这被称为有。”

为了更清楚理解有 (bhava) 的意思，我们必须参考《相应部》12.68 经：“涅槃是有的止息”。当一个人成为阿罗汉，他就已体证了涅槃（《相应部》12.51 经，22.46 经，杂阿含 85 经，杂阿含 226 经），他将有止息，即是将我慢（我或我所/atta）止息。所以有即是有了‘我或我所’的认知，无论是欲有、色有或无色有。但是注疏典籍将‘有的止息’释为‘五蕴的止息’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阿罗汉活着的时候他的五蕴还依然存在。这种典籍的注疏解释造成了阿罗汉去世后才体证涅槃的错误见解。对于凡夫，虽然五蕴在他死亡时停止，但自我（有）并没有止息，因而导致了再生。

《相应部》22.47 经：

“比丘们！那些沙门或婆罗门以各种方式认为种种我的认为时，一切都在五取蕴上认为，或是其中之一 ... 因此，像这样的认为以及他的‘自我’(的观念) 没

有消逝 ... 未受教导的一般人被无明触所生的感受接触，他有「我是」、「我是这个」、「我将是」、「我将不是」、「我将是有色的」、「我将是无色的」(之观念)..."

因此，'有'指的意思并不是世间，而是一个众生(带有'我/我所'的观念)已出世于世间。所以'bhava'也可被翻译为'众生'或'形成'的意思。这众生，一旦觉知自己已存在这世间时，就会知道自己一定已出生到这世间。由此可见，必须要以'有/存在'为条件而了知'生'。这说明了为何是'有缘生'，而非'生缘有'。

请留意，是'我所'的观念导至了'我痛苦'的想法。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所'的观念，就不会有痛苦的想法。例如一颗年老枯死的树不会痛苦，是因为它并没有'有所'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其实，这不是不断轮回导致持续的痛苦，而是持续不断有(的再生)才是真正导致持续痛苦的原因。因此，在第二圣谛里

说：“于此，比丘，是四圣谛之苦集...即是此渴爱导致有的再生...”

《相应部》22.82 经:

“比丘，未学凡夫 ... 认为色 ... 受 ... 想 ... 行 ... 识 ... (五蕴) 是我或我拥有、或我在我中、或我在五蕴中，身见 (Sakkaya ditthi) 就是这样产生。”

由此可见，未学凡夫是以五蕴身心鉴定自己。当学习与了解佛法之后，他才知道五蕴身心是无常的，它们不是‘我或我所’。当他证得一果 (Sotapanna) 时，才将‘我身见’舍弃。然而，所有圣者除了阿罗汉，即使已断除了身见，仍然继续持有‘自我’的观念。唯有当他们证得阿罗汉之后，才将最后残留的自我(mana) 观念完全消除。这是有学圣者与阿罗汉 (无学圣者) 之间的差别。如在《相应部》22.89 经，羼摩迦经，“贤友，对此

五取蘊，虽然‘自我’（的观念）尚未消失，但我不认为（任何五蘊）为‘我是这个’。”

《相应部》12.70 经：

“苏士玛，你怎么想：色（同受、想、行、识）是恒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异的，你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因此，苏士玛，凡任何色（同受、想、行、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

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应该以正确之慧，如实的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相应部》12.61 经：

“比丘们，未学凡夫或会对这身体生厌离 ... 因为这身体的成长与衰老是看得见 ...

但是，比丘们，对那被称为“心”(citta)、“意”(mano)、“识”(vinnana) 的 — 未学凡夫无法对它生厌 ... 因为长久以来，「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的概念已被他所坚持、为己所用、所执取 ...”

以上《相应部》12.70 经讲述如何以观照五蕴身心的方式来断除身见。然而以上《相应部》12.61 经告诉我

们，断除身见并非难事，但对于心的执取的断除却是极为艰难的。

未来有的再生

在因缘相应里约有八篇经文谈论这‘未来有的再生’。在传统三世的诠释中，这常被解释为下一世的再生。让我们来研究一些经文去理解它的真正含义。

《相应部》12.12 经：

“以识食为缘而带来未来的再次投生。当有投生时，便有六入 (的产生) ... 触 ... 等等。”

‘未来有的再生’之因缘是识食 (第三因缘)。有时候，如以上《相应部》12.12 经里，这个常被第四因缘的‘名色的出现/显现’占据的缘起连结却被第十因缘‘未来

有的再生'代替。因此，有必要一起探究这三个因缘的真正含义。

《相应部》12.39 经：

“比丘们，凡是一个人所意图的、计划的、有趋向的：这成为识生起 (thitiya, 即住立) 的所缘处 (arammana)。当有了所缘处，识就得以依附。当识确立及增长时，就有名色的出现 / 显现 (avakkanti)。

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入，以六入为缘而有触，受 ... 渴爱 ... 取 ... 有 ... 生 ... 老死 ... 这是这整个苦蕴的集起。”

注：以上的 Avakkanti 通常被译为‘降生’。但除了‘降生’之外，avakkanti 还有‘进入或出现/显现’的两种意思。我们将在之后的《相应部》12.67 经中看到，识通常是随

着名色而生起的，且识所认知的对象就是名色。因此，当识生起时而有名色的‘出现’或‘显现’，是合乎逻辑的。

根据传统上座部（依据注疏典籍和阿毗达摩）的诠释，‘未来有的再生’是指下一世的未来有的再生，于是造成有识或名色的‘降生’（入胎）。

但是，如果‘有’被正确地理解为‘自我’的观念时，那么‘未来有的再生’就是‘未来自我观念的再生’，而这‘未来自我观念的再生’就会导致未来痛苦的再生。一旦‘自我的观念’被摧毁的那一刻，痛苦就自动消失。所以，‘未来有的再生’并不是如注疏典籍所说的‘未来五蕴的再生’。以下的经文提供‘未来有的再生’是如何发生的解释。

《相应部》12.59 经：

“比丘们，当一个人一直在具束缚性的事物上观其乐味时，就有识的出现（而非降生，因为乐味是识的

依止)。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 六入 ... 触 ... 受 ... 渴爱 ... 取 ... 有 ... 生 ... 老死，这是整个苦蕴的集起。

比丘们，犹如一棵大树，其往下及纵横交错的树根将养分往上输送。那棵大树不断得到养分的滋养，就能长久地住立。同样的，当一个人在具束缚性的事物上观其乐味时 ... ”

注：从以上的经文里，乐味，即是享受欲乐（带有欲望的潜在倾向）导致了识的生起或显现，而有名色。即使只是短短的一个小时，我们却可以享受许多欲乐，如观赏电视，听美妙的音乐，品尝美味的一餐等等，这些都会导致识生起或显现很多次，于是就有有我/再生/再产生。显然 avakkanti 的意思，是不可能指降生（入胎）在一个小时内发生很多次的。

《相应部》12.64 经：

“比丘们，如果对物质食物（及其它的触食、意思食、识食）有贪着、有欢喜、有渴爱，识就在那里确立、增长。当有识确立、增长之处，就有名色的出现。当有名色的出现之处，就有行的生长。当有行的增长之处，就有未来有的再生。当有未来有的再生之处，就有未来的生 ... 老死 ...”

“比丘们，犹如一位画工或画家，以染料、或胭脂红、或郁金黄、或靛蓝、或深红，在磨得很细致的板或壁或白布上，创作出男人或女人完整且细致的人像。同样的，如果对物质食物有贪着...，识就在那里确立、增长。当有识确立、增长之处，就有名色的出现 ... 未来的生 ... 老死 ...”

注：渴望是识持续生起的因缘。这无法控制的识流被称为漏‘asava’。识与名色（现象）、六入处（六识生起的地方）、行（身/口/意的启动），以及无明等亦同时生起

(如《中部》第九经所述，当这个无法控制的识流‘asava’生起时，无明亦同时生起)。因此，识的增长会导致启动/行的增长，从而导致未来触、受、渴望、执取、有、生与老死再生的增长。每一个未来再生的识都会带来十二因缘中的其他十一个因缘的未来再生。识并非一直川流不息，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及消失。因此，应该如此的去理解识。

《中部》第 43 经：

(摩诃戈提达尊者)：“贤友，未来有是如何再生呢？”

(舍利弗尊者)：“贤友，未来有的再生是因无明所覆盖、渴爱所系缚的众生，喜欢这个那个。”

注：如前所说，即使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们也可以在许多事情上产生喜爱，从而导致识、等等的再生。

《相应部》22.47 经：

“比丘们，未学凡夫 ... 认为色是我，或色属于我，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 ... (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因此，像这样的认为以及他的‘自我’(的观念) 没有消逝。当‘自我’没有消逝时，就有五根的显现 (而非降生) —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

注：从以上的经文里，满意、欲贪、愉悦、渴爱，都是同义词，它们支持着识继续的生起。识的生起与止息非常快速。每一次识生起时，世间 (名色) 就会显现 / 出现，其它因缘也相续而来，包括‘有’。所以，只要众生继续‘喜欢这个那个’，识就继续生起，‘有’就紧随其

后。因此，未来识的生起将带来‘未来有的再生’。例如，几分钟、几小时、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所产生/生起的识，是未来识的再生，从而引发未来‘有’的再生。因此，‘未来有的再生’指的就是‘有’(自我)随着每一个未来识的生起而再生。

由于一个识生起和消失后，另一个识依其因缘又生起和消失，所以是个别及没连续性的，只有给人一种连贯性的错觉。因此，在《中部》第 75 经，摩紧提耶经里，佛陀说我们已长久的被这颗心欺骗了。只有涅槃是可靠和真实的(《中部》第 140 经)。根据《相应部》22.95 经，识犹如一位魔术师创造生命的假象，就像一位画家在帆布上画出逼真的画像。

这种不断流出去的识源自于喜爱这个那个，被称为 asava (直译为流出/漏)。我把 asava 翻译为‘不受控制的心漏’，基本上就是不受控制流出去的识。这种不受控制流出去的识产生了世间——‘名色的出现’。从轮回

(生死的循环) 解脱出来是指心漏的灭尽。因此，阿罗汉被称为‘漏尽者 Khinasava’。虽然阿罗汉仍然有识，但他的识是受控的、非失控的。对于未学的无明凡夫来说，识的流出是很不受控制的，导致大多数的时候他有不善的想法、发白日梦、担忧等等。即使他能够在晚上长时间停止思想直到自己入眠，但不受控制的识会再次流动使他做梦。这种识流出去的倾向是如此的强大，除了阿罗汉以外，它将在众‘死亡’后不断持续下去。

第九因缘：取

(UPADAN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有？以什么为缘而有有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取存在了，就有有；以取为缘而有有。」”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取？有这四种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见取，这被称为取。”

以下说明如何以取为缘而产生有：

《相应部》22.81 经：

“比丘们，未学凡夫 ... 认为色是我 ... 或色属于我 ... 或色在我中 ... 或我在色中 ... 而，比丘们，那种认为是行。那个行，以什么为因缘？以什么而集起？由

什么而生和产生？比丘们，当未学凡夫被无明触所生的感受接触时，渴爱生起：由此而产生行。”

举个例子，当小孩吃巧克力糖时，巧克力的美味令他们渴望吃得更多。这种渴望导致客体（巧克力糖）和主体（‘我’要）自然生起。当‘我’与身心（五蕴）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身见。而渴爱引起‘我慢’与执取。同样的，这种对于感官欲乐的执取将会引起身见而产生‘有’。如同对于见解、戒律、宗教仪式、自我观念的执取，也会引起身见而产生‘有’。

渴爱与执取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渴爱是非常强烈的欲望，而执取或抓取是对某个人或某些事物紧紧抓住。依我个人意见，渴爱在人脑中制造一条神经轨迹 (neural pathway)，而这神经轨迹会因强烈的渴爱变得更坚固。因此，执取就像是被神经轨迹创造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一种成瘾性。

第八因缘：渴爱

(*TANH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取？以什么为缘而有取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渴爱存在了，就有取；以渴爱为缘而有取。」”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渴爱？有这六种渴爱：对色的渴爱、对声的渴爱、对香的渴爱、对味的渴爱、对触的渴爱、对法的渴爱，比丘们，这被称为渴爱。”

在四圣谛里谈及的苦，渴爱被称为苦的原因，从中提到有三种渴爱（欲爱、有爱、无有爱，请参阅《相应部》56.11 经）。而从以上经文的定义，这里所谓的渴爱是指对感官欲乐 (kama-tanha)，包括身与心的渴爱。这也导致了对‘有’的渴爱 (bhava-tanha)，是众多渴望中最强烈的。由于‘我’(自我) 的观念，众生本能地试图将保留这种‘自我’，并具有天生强烈的生存意愿。这种‘自我’的概念也导致了有关‘自我’的各种想法；因此，对想法产生执取。

四圣谛里的第三种渴爱，渴爱无有 (vibhava-tanha)，指的是结束‘有’或‘已经存在’的欲望。这是一个微妙的渴爱，根植于对存在的渴望。例如，当一个人对某种情况感到烦躁时，由于‘我’这个观念受到了痛苦（执取‘自我’），他希望（‘我’与那种不愉快的经历）不存在。另一个例子是生命中多灾多难的人，使 he 不想再活/生

存下去。这样的人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抑郁、或精神错乱、或自杀、甚至去出家。但是相较于一般众生对本身生命有着最大的渴爱，这些都是比较额外的例子，因为众生能在这世间中体验着各种感官欲乐。

《相应部》12.43 经：

“比丘们，什么是苦的集起？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这就是苦的集起（其余根门也是如此）。

... 但，以这渴爱的无余褪逝与止息而取止息 ... 有止息 ... 生止息 ... 老死止息 ... 这就是着整个苦蕴的止息。”

《相应部》12.52 经：

“比丘们，当一个人一直在会被执取的事物上观其乐味时，渴爱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 ... 有有 ... 有生 ... 有老死 ... 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起。

比丘们，当一个人一直在会被执取的事物上观其过患时，渴爱就止息。以渴爱的止息而取止息 ... 有止息 ... 生止息 ... 老死止息 ... 这就是整个苦蕴的止息。”

《相应部》12.66 经：

“当他向内审察时，如此了知：「这世间所生起的种种不同种类的苦以生死为首：这苦以取为因 ... 取以渴爱为因 ... 凡是世间中具有愉悦及令人满意性质的：当下渴爱就生起 ... 眼是具有愉悦及令人满意性质的 ... 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 ... 」

比丘们，任何沙门或婆罗门 ... 把那些在世间中具有愉悦及令人满意性质的看作恒常、乐、我、健全、

安稳时：他们滋养渴爱。当滋养渴爱时，他们滋养取；
当滋养取时，他们滋养苦 ... 比丘们，任何沙门或婆罗
门 ... 把那些世间中具有愉悦及令人满意性质的看作无
常、苦、无我、病、恐惧时：他们舍断渴爱。当舍断
渴爱时，他们舍断取；当舍断取时，他们舍断苦 ... ”

《相应部》35.244 经：

“同样的，比丘们，凡是世间中具有愉悦及令人
满意性质的，都被称为圣者之律中的荆棘。”

《相应部》12.11 经：

“比丘们，有这四种食，能令已生的众生得到持
续，能帮助将要出生的众生得到投生。哪四种呢？或粗
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

识 ... 比丘们! 这四种食，以什么为其根源... 这四种食以渴爱为其根源 ... ”

《相应部》12.64 经：(参阅第十因缘：有)

从以上全部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渴爱是十二因缘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缘。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相信自己不断地在生死中轮回 (samsara)，是因为我们对身心 (自己的与亲爱人的) 产生‘身见’、对六根具有愉悦及令人满意性质的事物、对四食等等产生了渴爱。渴爱支持着识不断地生起而创造了六根的世间。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在缘起里的渴爱是指对世间愉悦及合意事情的渴爱，它导致了有欲爱 (kama tanha)，有爱 (bhava tanha)，及无有爱 (vibhava tanha)，继而导向再生。

在第二圣谛的定义中：“比丘们，这是苦集圣谛：正是这渴爱导致了‘有’的再生，伴随着喜爱和欲望，在此处与他处寻找喜悦...”

如第九因缘 (Upadana) 所述，当小孩吃到美味的巧克力糖时，渴爱巧克力 (客体) 与我/自我 (主体) 同时产生。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每当渴爱出现时，就会导致‘有’的再生 (我/自我)。

因此，我们在第十因缘 (bhava) 中看到，在《中部》第 43 经里，舍利弗尊者说：“未来有的再生的是因为众生被无明所盖、渴爱所缚，愉悦于这些及那些事物中”。所以，每一次当众生从色、声、香、味、触和法寻找喜悦时，‘有’的再生 (我/自我) 就会一刻连接一刻持续不断地发生。

因此，如第三圣谛 (苦灭圣谛) 所说，只有透过放下、舍掉以及丢弃渴爱才能令苦止息，所以研读五部早期经典 (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 是非

常重要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正见，八支圣道的切入点（见《中部》第 117 经）。这是为何佛陀称他的弟子们（出家和在家）为‘声闻弟子’（savaka），即是听闻佛陀所说的法的弟子。

当佛陀即将进入般涅槃时，他告诉弟子们：“阿难，我所教导与制定的法和律，它们将在我离开后成为你们的导师。”（《长部》16 经）

佛陀也说“以自己为明灯，以自己为依皈，不以其他为依皈；以法为明灯，以法为依皈，不以其他为依皈。”

当我们研读佛陀早期的经典，就会开始了解这世间无常和缘起的本质、轮回的危险、苦真相以及众生的无明。

第七因缘：受

(VEDAN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渴爱？以什么为缘而有渴爱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受存在了，就有渴爱；以受为缘而有渴爱。」”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受？有这六种受：眼触所生受、耳触所生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这被称为受。”

在《中部》第 44 经 (和《相应部》第 36.3 经) 里说：

“... 有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 贪爱的潜在趋向潜伏在乐受。厌恶的潜在趋向潜伏在苦受。无明的潜在趋向潜伏在不苦不乐受。”

《相应部》35.18 经：

“比丘们，如果没有色的乐味，众生就不会在色上贪着；但因为有色的乐味，因此，众生在色上贪着。如果没有色的过患（苦），众生就不会在色上厌倦；但因为有色的过患，因此，众生在色上厌倦。... (声、香、味、触、法也是如此)”

从以上可见，在六入触所产生的乐受会引起对感官欲乐的渴爱 (kama-tanha)，也因此产生对‘有’的渴爱 (bhava-tanha)。反过来说，苦受会导致‘无有’的渴爱

(vibhava-tanha)。虽然众生经历苦难，但因对享受生命的期待（掩盖即将到来的痛苦）驱使众生想活下去。如果生命中没有享乐，就没有人会渴望继续生活下去。

从上述多篇经文中，我们看到渴爱的生起来自愉悦及满意的事物、取悦具束缚性的事物、喜欢这个那个、喜爱及欲望等等。这渴爱主要与乐受及较少程度上的不苦不乐受有关联。虽然人们不接受苦受，但他们却愉悦在感受，还认为是‘我的’感受。愉悦在感受是一种执取（《中部》38 经）。因执取感受是‘我的’，人们就会迎接乐受而排斥苦受。如以下的《中部》38 经和《相应部》36.6 经所示，对苦受的厌恶将导致对乐受的贪爱。

《中部》38 经

“他投入于认同与对立，凡任何他感受 — 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 — 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那个受。”

当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那个受时，则生起喜爱。
凡在受上喜爱的，则是执取。”

《相应部》36.6 经

“当他对苦受有厌恶，厌恶的潜在趋向潜伏在苦受。当接触苦受时，他寻求感官的欲乐... 因为，比丘们！未受教导的凡夫不了知除了欲乐之外还有其他对苦受的出离。当他欢喜于欲乐，贪爱的潜在趋向潜伏在乐受。”

《中部》1.171 经

“比丘们！如來（正确为如去）... 已知喜爱 (nandi) 是苦的根，以‘有’(为緣) 而有生，对已生者来说有老死...”

当一个人了解受导致渴爱、执取、而最终带来苦时，就能体会到世间愉悦及合意事物的过患，这些在圣者之律中称为荆棘（《相应部》35.244 经）。因此，梵行的生活是一条舍离的道路，放下世间所有愉悦的事物，因为那些都是魔罗 (Mara) 的诱惑，让我们上钩、沉迷在轮回之中。根据《中部》第 43 经，智慧使我们体证无比正智、完全如实了知及放得下。所以，领悟佛法的最终标志就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执取，包括舍弃我慢 (自我)。

第六因缘：触

(*PHASS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受？以什么为缘而有受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触存在了，就有受；以触为缘而有受。」”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触？有这六种触：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这被称为触。”

《相应部》12.24 经：

“贤友们，那些说业力的沙门、婆罗门宣称苦是自己所造成的 ... 苦是他人所造成的 ... 苦是自己与他人所造成的 ... 苦是无因无缘自然而生的，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造成的 ... 这 (全部) 也是因触为缘而生 ... 没有触，他们是不可能有任何体验的。”

如第八因缘引述的《相应部》12.43 经里解释，触是三者的会合：根门（例如：眼）、根门的对象（色）以及所生起的识（眼识）。然后触产生受、渴爱等等。

由于触产生受，我们应当守护根门。世间愉悦与合意的事物是魔罗的诱饵，使我们上钩而继续轮回（《相应部》35.230 经）。

《相应部》35.239 经：

“比丘们，比丘如何是守护根门者呢？比丘以眼见色后，不执取其标志与特征。因为当他不守护眼根时，贪着和忧虑的恶不善法会侵入他。他如此修习约束眼根，守护眼根，实行眼根上的自制。同样的，比丘以耳听声音后 ...”

第五因缘：六入

(*SALAYATAN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触？以什么为缘而有触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六入存在了，就有触；以六入为缘而有触。」”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六入？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被称为六入。”

识 (第三因缘)、名色 (第四因缘)、行 (第二因缘) 和六入 (第五因缘) 是密切关连的。识与它的对象 — 名色 (精神和物质的现象), 是同时生起的。识只在六入生起, 因此, 六入在识生起的时候同时产生。当识生起后, '众生' 就来到世间 ('有' 的再生), 而 '有' 即刻认知六入, 因为它把这身心认为是我 (身见)。请参阅第十因缘 (有) 的《相应部》12.12 经。随着识和六入的生起, 产生身, 语, 意的活动 (第二因缘)。

六入可归纳为身 (即眼, 耳, 鼻, 舌, 身) 和心的组合。在这种的归纳之下, 六入就类似五蕴 (色, 受, 想, 行, 识 — 也是身和心的组合)。因此, 这两个组合里的一些经文很相似是不感到意外的。不过, 六入经文的重点是为了理解具有 '愉悦及合意性质' 的六境 (魔罗的诱惑) 所带来的过患, 以便将渴爱舍弃。五蕴经文的重点是为了理解五蕴无常、苦、无我的本质, 以便将身见断除。《六入相应》、《蕴相应》和《因缘相

应》都是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经文，要证入圣者之流，对这些经文的理解是必要的。

第四因缘：名色

(*NAMA-RUP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六入？以什么为缘而有六入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名色存在了，就有六入；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入。」”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名色？受、想、思、触、注意，这被称为名；四大和由四大衍生出来的形体，这被称为色。这名与色合起来被称为名色。”

《相应部》12.67 经：

摩诃戈提达尊者：“现在，我们知道舍利弗尊者这么说：「... 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但，现在，我们又知道舍利弗尊者这么说：「... 以名色为缘而有识。」那么，舍利弗贤友，这所说的义理，应如何理解呢？”

舍利弗尊者：“那样的话，贤友，我为你作个譬喻，一些智者可通过譬喻而了知所说的义理。犹如两束相互靠立的芦苇。同样的，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贤友，如果拉开其中一束芦苇，另一束便会倒下；如果拉开另一束芦苇，第一束便会倒下。同样的，以名色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

《相应部》35.68 经：

“大德，有说「世间、世间」。大德，在什么情形之下，可有世间或世间的描述？”

“三弥提，当有眼、有色、有眼识、有能被眼识所识知的对象，那里就有世间或世间的描述。”

“当有耳 ... 鼻 ... 舌 ... 身 ... 意、有法、有意识、有能被意识所识知的对象，那里就有世间或世间的描述。”

《相应部》35.116 经：

“贤友们，在世间中，借以它使人感知世间、构思世间 — 在圣者之律中它被称为世间。而，贤友们，什么是在世间中，借以它使人感知世间、构思世间呢？”

贤友们，眼是在世间中，借以它使人感知世间、构思世间。耳 ... 鼻 ... 舌 ... 身 ... 意是在世间中，借以它使人感知世间、构思世间 ... 。”

当识生起时，名色和它同时生起，当识止息时，名色也止息。所以，名色是显现或显示给识的世界。名是指呈现给识的精神现象，色是指物质现象，因此，名并不包含识在内。

色的定义是四大元素 — 地、水、火、风，以及由四大元素所形成的物体，例如色、声、香、味、触。色是物质的世界，而它有四项特征。地是坚固性，水是液体性，火是温热性，风是流动性。一般人认为物质世界是完全与精神世界个别不同的，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那些坚固、液体、温热及流动的特征是对现实的感知。感知是由心所造，是依据个人的心境，并且因人而异。例如，当一个人把头撞上墙壁时，他会感知到墙壁是坚硬的。但是，一位拥有神通的阿罗汉可以不感知墙壁为坚硬，而能像幽灵一样穿过墙壁。换句话说，不同的众生对这世间有不同的感知，取决于他们的心境。这就是为什么佛陀的教导里心境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培育训练和发展我们的心是必要的。

《相应部》2.26 经：

“贤友，我说，没到达世界的边际就没有苦的止息。贤友，就在这赋予想和心的六尺之躯内，被我宣称为世间、世间之集、世间之灭、导向世间灭的道路。”

以上的经文和《相应部》22.95 经，佛陀把识比喻为一位魔术师制造一个假象，全都在说明了这世间是由识创造出来的。

《中部》22 经：

“比丘们！一位已受教导的圣弟子 ... 认为色 ... 认为受 ... 认为想 ... 认为行 ... 认为凡那所见、所闻、所觉、所识 ... 如此：‘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当他这样认为时，他对不存在的不再激动不安。”

第三因缘：识

(VINNAN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名色？以什么为缘而有名色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识存在了，就有名色；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识？有这六种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被称为识。”

如第四因缘所述，识和名色（即世间及识所觉知的对象），是同时生起与止息的。如第十因缘里《相应部》12.64 经中的比喻，这使世间显得非常的真实（“虚拟现实”）。

佛陀在《中部》第 75 经里说，我们“已被这颗心诈骗、蒙骗和诈取很久了”。因此我们看到可怜的‘我’不

停地经历轮回，在这过程中受尽痛苦。在《中部》第 140 经，佛陀说：“... 那是不真实的，比丘，因为它有欺骗的性质；而这是真实的，因为它没有欺骗的性质——涅槃...”。

因此，识犹如从我们一出世就存在了，它在我们的一生中持续，只有死亡的那一刻暂时停止，然后在我们的来世又再继续下去。因此，在《中部》第 38 经里，萨提比丘会有这样的邪见是不感到意外的：“据我所了解，世尊所教导的法义，是同样的一个识在运行与徘徊于这无始的轮回里，不再有其它的识了”。萨提比丘的误解是以为识好像一个连续不断的川流，但实际上它并非如此。

佛陀斥责他：“愚钝的人！你从谁了知我这样教导法啊？愚钝的人！我不是在许多教导中说识是缘起的，除了依靠因缘之外，就没有识的生起吗？...”

比丘们，依靠不同的因缘条件而生起不同的识：依靠眼与色而生起的识，就被名为眼识 ... (其余五根也是如此)。

比丘们，你们有看见：「因缘是令这个生起的食」吗？... 你们看见「随着食灭时，这已生起的便会随之而灭」吗？... ”

因此，识就像一串霓虹灯，一个连接一个地闪亮，产生一个连续的光线在流动的现象，但事实上，这是完全没有连续性或动作的。

《相应部》22.54 经：

“比丘们，有这五类种子 如果这五类种子没有毁坏、没有腐烂、没有被风吹日晒破坏、能生产的、安全地被播种，有土壤和水份，这五类种子是否会生长、增长与扩展？”

“会的，大德。”

“比丘们，四识住应视如土壤。喜悦和欲爱应视如水份；识与识食应视如五类种子。”

《相应部》第 35.93 经：

“比丘们，依两种因缘而生识 ... 依眼与色为缘而生眼识。眼是无常、变化、异变的；色是无常、变化、异变的。因此，这两种因缘是移动和摇晃、无常、变化、异变的。

眼识是无常、变化、异变的。那生起眼识的因和缘，也是无常、变化、异变的。比丘们，依于无常因缘而生起的眼识，怎么可能会恒常呢？... (其余五根也是如此)”

如以上及之前所引述的经文，识的产生是因为渴爱（喜爱这个那个），是苦的根源，但它几乎是即刻熄灭的。渴爱是让识再次生起的因缘与支柱、持续不断重复的发生 ...

识一旦生起，无常与苦的世间（名色）就会产生和显现。因此，佛陀在《相应部》12.65 经说：

“这识回转；这识并不在名色后而有再一步的发展。如果进一步扩展，就会有生、老、死、去世再投生...”

所以，在以上这篇经文和《长部》第 15 经（有关缘起最长的经文）里，佛陀认为十个因缘也已足够解说缘起了，不必提及无明 (avijja) 和行 (sankhara)。这就意味着苦、苦的集起和苦的止息全都可用今生一世的概念来解释。

不断喜爱这个那个继续支持着识的生起，即不受控制的心漏 (asava)，导致了‘有’的再生。只有通过明白

佛法，一个人才会理解世间愉悦及满意事物、喜爱这个那个的过患。然后他开始放下渴爱与执取，令不受控制的识流相续减少，直到不再有‘有’的再生，及心漏完全被消除。

由此可见，苦的主要原因是源自于渴爱，而苦的止息是就在今生放下及舍弃渴爱。如此做法就可让苦在今世息灭，而不须涉及前世或来世。

第二因缘：行 (*SANKHAR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识？以什么为缘而有识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

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行存在了，就有识；以行为缘而有识。」”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行？有这三种行：身行 (kaya-sankhara)、语行 (vaci-sankhara)、心行 (citta-sankhara)，这被称为行。”

Sankhara 有许多翻译，例如造作、必备条件、意志、意志决断、因缘条件、决定要素、条件作用等。这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它带有不同的意思。我们不必在此深究 sankhara 各种不同的意思，我们只要了解它在缘起里的含义。

传统南传上座部依据阿毗达摩与注疏典籍，把缘起的行解释为业力 (有意图的行为)。但是，所有用行

来解释业力的 (请参见《相应部》12.25 经、《增支部》4.171 经及《中部》第 57 经), 指的都是身行、语行和意行 (kaya-sankhara, vaci-sankhara and mano-sankhara), 这与缘起的组合, 即身行、语行和心行 (kaya-sankhara, vaci-sankhara, citta-sankhara) 是不相同的 (请参见《相应部》12.2 经 和《中部》第 44 经)。因此请留意两种行的区别: 用于形容业的是‘意行’, 而在缘起法中的却是‘心行’。

人们可能会辩称说, 意 (mano) 和心 (citta) 有同样的意思。但是, 许多经典却显示了它们有不一样的定义。我们发现在缘起的经典里, 行 sankhara 经常被定义为身行、语行、心行 (如《相应部》12.2 经及《中部》第 9 经), 并非身行、语行、意行。在另一方面, 这组身行、语行、意行是指“有意图的行为”导致了乐受 (快乐)、苦受 (痛苦) 及不苦不乐受 (不痛苦亦不快乐) 的产生。因此在逻辑上这两个组合的行是不同的。

再说，如果它们的意思是相同的，那为什么在《因缘相应》里都有提到这两个组合的行呢？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组关于业报的身行、语行、意行被提及是因为因果报应 (kamma-vipaka) 是因缘而生，与缘起有关连，只不过它却不一定涉及到十二因缘的核心教导：苦的产生。从以上各篇经文中，我们了解识是在各种因缘之下产生：对世间的事物愉悦、欢喜于这个那个、对识食的贪染、把五蕴当成是‘我’或‘我的’、有意图、有计划、有趋向等等。这一切都归咎于渴爱，而不是业。正如我们之前的理解，渴爱主要来自愉快的感受。

不赞同“行”等同业力的原因：

1. 在缘起法里，行的组合是身行、语行、心行 (kaya-sankhara, vaci-sankhara, citta-sankhara)，指的是一个

众生的启动与止息。这将在下一部分仔细地解说。而在业力的解说里，行的组合是身行，语行，意行 (kaya-sankhara, vaci-sankhara and mano-sankhara)，指的是身语意的行为。这两个组合的行是不同的，而且它们的用法也不一样。例如在《相应部》12.51 经里，指一位阿罗汉是不会有‘行’sankhara，此‘行’主要是关于业力。而在《中部》44 里，说明了出入息是‘身行’。如果《相应部》12.51 和《中部》44 中的‘行’是一样的话，那么已将‘行’止息的阿罗汉，他/她怎能又在呼吸 (身行) 即再次启动‘行’呢？这证明了《相应部》12.51 (业力) 中的‘行’是不同于《中部》44 (启动) 中的‘行’。当我们识别了‘行’的两种不同用法和含义后，就会理解虽然阿罗汉不再有‘行’(造业)，但在 12 因缘中的‘行’(启动) 还是依然会生起的。阿罗汉的身语心的启动有智慧的观照，不是因无明而生，直到他/她去世时，一切启动才完全止息。

2. 在《因缘相应》里有提及业力的‘行’是因为它也是因缘而生的。‘行’为业力的经文如《相应部》12.25 经、12.51 经和《中部》第 57 经，它们的内容指的是善业与不善业所引起的各种感受，即乐受、苦受、及不苦不乐受，从而导致了快乐、痛苦及不苦不乐的现象。反之，在缘起法里的十二个因缘，只关注于苦集起的因缘。
3. 如《相应部》12.2 经所示，缘起的苦主要是归因于老与死，即生死轮回，完全不同于因业力所产生的苦。不断的轮回是因为渴爱，并非业力。然而，业力却决定了生活的品质，个人的特征（聪慧或愚蠢、美丽或丑陋、健康或多病...），等等。
4. 如在引言所述的《中部》第 14 及第 101 经可见，缘起与过去所做的业并无关联。无论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造了业、已经造了什么业（若有）、已经

造了多少业等等，都与今生以渴爱为缘（《相应部》12.43）而有老与死（请看第十二因缘）的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重点是苦的集起、苦的止息及止息苦的道路当下可见，不须牵涉到过去和未来。

5. 根据传统的解释，当行（启动）止息时，识就止息，即是生或再生的止息。因此，行的止息是识止息（生或再生）的因缘。如果行被解释为业力的话，那就表示人们必须停止造业来结束生或再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业力的终止只能在解脱后，将我慢（mana）‘我是’被断除了才会终止。唯有阿罗才能够停止造业（《相应部》35.146 经）。实际上，终止业力的方法就是八支圣道，即是修持善业，如《相应部》35.146 经与《增支部》4.237 经中所显示的。这表示当一个人还未证得解脱之前，他必须继续修持导向解脱、终止业力的善业。佛陀也在《中部》14 经与

101 经提到修持善业的重要性，也如在引言中提及到的。详细修持解脱的善业可以参考《长部》2 经：沙门果经。

6. 在传统三世缘起的解释中，前世的业是连结再生识生起的因缘。但是识是不断地生起，不仅在出世的时候。佛陀说这是由渴爱造成的，“喜爱这个那个”，而不是业力。识（佛陀称之为魔术师）生起后，才会有出生、衰老、疾病、死亡、再生... 等等的觉知。佛陀在《中部》75 经说，我们被心所欺骗已久。基本上，在生与死时刻的识和所有其他时候的识，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死、生等等完全是识所变出来的戏法/幻觉。

7. 《相应部》12.38 经：“比丘们！凡有意图，凡有计划，凡有趋向：则有那识生起 (thitiya, 直译立起) 的所缘 (arammana); 当有所缘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

**有那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未来再生的出生...
比丘们！如果不意图，不计划，但如果仍有趋向某
事物，则成为维持那识的基础..."**

意图与计划是业力，趋向或潜伏趋向指的是渴爱
(参见《增支部》7.12 经)。

业力可以成为识产生的对象，但业力只能依靠渴爱而产生。没有渴爱，就没有业力的产生。因此，渴爱是一个必要且充份的条件。仅仅渴爱就足以成为识生起的对象。业力是渴爱的副产品，可有可无的。业力并非必要也不是充份产生识的条件。阿罗汉已将渴爱断除，因此他不再造任何业。

三种启动

要了解 sankhara 在缘起里的用法，让我们先参考巴利英译词典。按照 sankhara 字面上的意思是‘准备，起立’。在中文它被翻译为‘行’(xíng)，而‘行’众多含义的其中一个意思是“开始活动、启动”。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行’很接近 sankhara 字面上的意思。把两者结合，我们建议把 sankhara 解释为‘启动、运作、活动’：身启动、语启动、心启动。这意味着它们‘启动、活化、开始活动’。

《中部》第 44 经：

(法施比丘尼) “毘舍佉贤友，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 ...”

“毘舍佉贤友，出入息是身行，寻和伺是语行，想和受是心行 ...”

“毘舍佉贤友，出入息是属于身体、系缚于身体，因此，出入息是身行。先有寻和伺，然后才发出言语，因此，寻和伺是语行。想和受是属于心、系缚于心，因此，想和受是心行 ...”

“毘舍佉贤友，一位进入想受灭尽定的比丘，首先止息语行，然后止息身行，然后止息心行 ...”

“毘舍佉贤友，一位从想受灭尽定出来的比丘，首先生起心行，然后生起身行，然后生起语行。”

显然的，要启动身，呼吸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何出入息是身的启动。说话之前，我们必需思考，这就是为何寻和伺是语的启动。心的操作必需有识，而识总是伴随着想和受（如《中部》第 43 经解说），这就是为何想和受是心的启动。

想和受的止息就是识的止息。由于识的生起与息灭发生在每一刻，每当识生起时众生得以‘启动’，每当识息灭时众生得以‘止息’。我们可从《中部》第 44 经里了解这些‘止息’的阶段。首先是语的止息，即寻和伺止息。然后是身的止息，即出入息止息。最后是心的止息，即想和受止息。

身、语、心的启动和识的止息是相反的。这表示每当一个识止息时（每一个识的生起与止息只在极短的片刻间），另一个新的识因渴爱重新产生，然后身、语、心也同时启动（行）。这就是为何行是识生起的因缘，正如识是名色生起的因缘，虽然两者是同时生起的。这意味着，活动、识、名色和六入处同时生起是因无明与渴爱所导致的，即随着识的生起，众生被‘启动’或‘激活’了。这种情况在一秒钟内会发生很多次，因为识随着每一个觉知而生起并且非常迅速地消失。

第一因缘：无明

(*AVIJJA*)

《相应部》12.10 经：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就有行？以什么为缘而有行呢？」比丘们，于此集中专注力仔细思维，我以智慧透彻了解：「当无明存在了，就有行；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相应部》12.2 经：

“而，比丘们，什么是无明？不知苦、不知苦的集起、不知苦的止息、不知导向苦止息的道路，这被称为无明。”

这是第一因缘，是苦生起的最根本条件或原因。这最根本原因是对苦无明，也就是对佛法无明。因为无明，众生对生命有扭曲的知见。一般众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想要持续生存，即求生意志与再生。这渴望被第二种渴望强烈的支撑着，第二种渴望即是透过感官欲乐去享受生命的渴望，特别是性欲（生育或带来生命）。

在《中部》9 经里说：“随着无明地生起，那里就有漏 (asava，不受控制地识流) 地生起；随着无明的息灭，漏就息灭。”这表示无明，识与行是相互关联的。

虽然我们察觉到无常与变化，我们却不愿意去想它或接受它，因为它是不愉快的，直到某天它在我们的脸上狠掴一掌，例如我们深爱的人死亡之类的事发生。这种伤痛会带来两种反应。愚痴者会嚎啕大哭、悲伤、绝望、甚至可能发疯，除此以外，就束手无策

了。聪明人也会伤心，但之后就**开始质疑与寻找答案**。这种心灵的探索总有一天把他引向觉者之法，**并将他的无明断除**。

证得正见的意思是理解有关苦的四圣谛，**相当于克服无明，即对无常、苦、无我有基本的领悟**。根据《中部》43 经，证得正见只有两个条件：

- (1) **他人的声音 (教导我们佛陀的原始教义) 和**
- (2) **专心注意。**

由此可见，**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何佛陀把他所有出家与在家弟子称为‘**声闻众**’ (savaka)。当一个人对四圣谛有了基本的理解，**他将证得‘法眼’** (dhamma-cakkhu)，意思是进入预流，即是初道圣者。如果一个人已证得初道，**他的人生方向会突然改变**。他开始放下对世间的贪爱，**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学习和实践佛法**。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智慧逐渐成熟，由**

道转成果，即证得初果或须陀洹，将三个结缚 (samyojana)：身见、疑和戒禁取断除。当须陀洹把身见断除后，他不再认定身心为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苦恼突然之间被消除了。

由于须陀洹 (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 对四圣谛的理解不同等于阿罗汉 (已经完成了工作，彻底觉悟者)，因此两者的正见也不可能处于同样的层次。只有阿罗汉已完全将五上分结之一的无明断除 (《相应部》45.180 经及《长阿含》第 9 经)。所以阿罗汉是不会再轮回了。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还未完全克服无明，故此会再轮回，尽管不会超过七次的来生。我们已在《相应部》22.89 经 (第十因缘中引述) 了解，所有的有学圣者都已经断除身见，但还没将‘我慢’去除。不过，根据《相应部》36.6 经，所有的圣者因理解了四圣谛，都已脱离精神上的苦恼。

结论

从缘起的十二个因缘，我们可以了解到生与老死的持续循环是因为众生喜爱世间的欲乐。这提供识不断生起的因缘而创造了世间。破解这个循环的方法就是看清世间的无常、苦、无我、愉悦及令人满意事物的过患，然后将渴爱放下、舍弃，使不受控制的识流 (asava) 止息。因此，佛陀的教导在他的经典里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践此佛法。佛陀在《相应部》22.43 经说：“比丘们，以自己为明灯，以自己为依皈，没有其他的依皈。以佛法为你的明灯，以佛法为你的依皈，没有其他的依皈。”

苦的缘起的概要：

- 对佛法无明 (avijja)与轮回再生带来的深远痛苦，再加上对感观欲乐 (kama-tanha) 及对生命 (bhava-tanha) 的渴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生存意志。对佛法的无明也导致了妄想的‘自我’，这引起了对‘存在’的渴爱 (bhava-tanha)和对‘非存在’的渴爱 (vibhava-tanha)。
- 无明带来识 (vinnana) 的生起，随着有启动 (sankhara - 身、语、心的活动)、名色 (nama-rupa) 和六入处 (salayatana) 同时生起。因此，六入处的世间显现。
- 然后在六入处，因触而生受。乐受为缘而生渴爱。

- 渴爱为缘而生执取。这产生了我或自我 (主体) 的认知，渴爱与执取外在的事物。因此，导致有/存在 (bhava)，即‘我是’的生起。
- 这个众生之后觉知自己已诞生到这世间，而这只能因为有诞生才会被觉知。由于世间的无常性以及执取令我们快乐的事物，所以众生在经历着苦。

苦的止息

透过聆听经典中的佛法知识，让我们对错误理解生命所带来的苦觉醒过来。当一个人证得法眼时，即拥有正见，他就证入了圣者之流。

当一个人已知世间愉快及合意事物的过患时，他将舍下世俗的欲乐，并往圣者之出世间八支圣道发展。在一个人的修练中，观察自己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因为感受是缘起里断除苦的关键。虽然一个人无法控制

已产生的感受，但他可以努力阻止感受的关连，不让它发展成渴望。当他减少其渴望和执取时，失控的识流就会相续减少，而内心变得更加轻安与平静。

当一个人体证‘漏(Asava)的止息’时，他已将失控的识流完全永久地摧毁了，成为解脱的阿罗汉。贪、嗔、痴已被断除，实证涅槃。

然而，他的身心（五蕴）依然存在，身体仍然有痛苦，但心完全没有苦恼。身体将继续老化及死去，但已没有一个会认为‘我老化’或‘我死亡’的自我。当阿罗汉最终去世时（‘证入般涅槃’），所有的十二个因缘将会永久止息。